

普利兹家族的荣誉

(美)理查德·康顿著 江岸译

群众出版社



◆ 同名电影获奥斯卡金像奖 ◆

普利兹家族的荣誉

(美) 理查德·康顿著

江岸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93 号

DK59/21
Prizzi's Honor by Richard Condon

© 1982 by Richard Condon

本书根据美国纽约 Coward, McCann & Geoghegan 公司 1982 年
版译出

技术设计: 祝燕君

普利兹家族的荣誉

(美) 理查德·康顿著

江岸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01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210-3/I·438 定价: 9.60 元

印数: 5000

内 容 简 介

美国黑手党普利兹家族的杀手查理心狠手辣，颇得首领科拉多的青睐，科拉多将孙女梅萝丝许配给他。不料梅萝丝因吃醋与他人私奔，查理又一见钟情地爱上了职业杀手爱琳，向首领隐瞒了爱琳曾盗取普利兹家族巨款的实情，与爱琳结婚。爱琳也为了爱情，放弃了十万元巨额赏金，向查理透露了有人重金雇爱琳杀查理的秘密。在二人联手实施的绑架行动中，爱琳误杀了一警长的妻子，引起警方严厉追查。为了家族的荣誉和利益，首领命查理除掉爱琳，查理面临着权与爱的抉择……

由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等八项提名，该片女配角获最佳女配角奖。

纪念本恩·蕾伊斯

* * * * *

“神秘命运的力量是多么可怕。
无论是依仗财富、战争，还是凭借
饱经海浪的黝黑航船以及壁垒森严
的坚城，你都无法逃脱。”

——《安提哥涅》的合唱

第一章

在圣格拉基亚教堂的巴洛克式祭坛前，科拉多·普利兹的孙女正在举行婚礼，圣格拉基亚是隆盛的普利兹家族的私人教堂。在一片能使灵魂升华的合唱以及主教的吟诵声中，新娘显得神采飞扬。新郎帕西·伽龙是新娘的表兄、普利兹家族的一员。他的个头要比新娘矮，但看上去比新娘更热情洋溢。

教堂里装饰着醒目的灯柱，圣乐缭绕。八十四岁高龄的唐^①·科拉多·普利兹坐在右边前排的位置上打盹，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休息中，每隔一会儿，他那双尖锐快活的小眼睛便会睁开，观察一下周围的动静然后又闭上。唐·科拉多的身边坐着他的长子文森特，即新娘的父亲，一个身高体胖的人。他双手抱着膝盖，蹙着眉头在轻声哼唱“星条旗永不落”。坐在文森特身边的是他的弟弟爱德华和他第三个“结发”妻子贝比^②。爱德华把妻子都叫作贝比，正如他有一回跟

① 唐，黑手党对首领的尊称。——译注

② 贝比，baby的音译，婴儿、宝贝的意思。——译注

母亲解释时承认的那样，这种叫法听起来不合乎美国人的习惯，可当初哥伦布就将他第一艘发现新大陆的船命名为尼娜的，尼娜即贝比的意思。“她们都是些小巧的女人，”他的母亲说，“你怎么没想到管她们叫品达？”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信，就这个家族人的聪明劲来说，没有谁会把她们的哪一位叫作圣母玛利亚。

唐·科拉多的身后坐着他结交最久的朋友，家族的军师安吉洛·帕塔那。安吉洛七十挂零，身材高瘦但精神矍铄，虽已开始谢顶，行动却仍那般矫健。

教堂右侧前两排以后的位置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普利兹家族的次要成员以及萨斯泰罗和加洛尼支族的人，帕塔那家族的成员只有一位。夹坐在这些人当中的是来自全美国大部分主要联姻家族的亲戚。索尔·普利兹娶的是底特律家族总管奥杰的妹妹维琪；格罗姆家的两个女儿嫁给了新奥尔良家族首领福斯蒂诺的两个儿子，福斯蒂诺家族的势力控制着美国整个南部地区。唐·科拉多的侄女卡特琳娜嫁的是芝加哥家族首领雷利杰尔的公子，而雷利杰尔自己又同新英格兰家族的首领萨姆以及克利夫兰家族的总管纳文尼是表兄弟。

所有这些有着姻缘关系的各方组成了一种松散的联盟，这种联盟在消除各自执行族规事务中可能出现的对立行为和维持生意兴隆方面起着作用。普利兹家族的生意完全依赖于同社会正当各方的密切联系，没有别的商业组织会是这样。那些联系双方都本着互惠的原则不断地进行着调整。认为普利兹家族有别于合法社会的看法是一种错误，因为他们的家族和社会双方永远是互惠互利的。普利兹家族不是在以黑帮集团的身份和社会一方做交易，事实上双方都卷入金钱文化的

漫漫长夜，他们相互提携，成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

教堂左侧后面的长椅上毫无表情地坐着一支约七百人的卫队，这支卫队占家族全部力量人数的三分之一。坐在这些人前面的是来自总检察长手下以及各辖区和纽约警署和平队的便衣人员。紧挨着这些便衣坐着的一些人分别是跨国集团的现任总裁，全国工联领袖以及文艺和体育王国的超级巨星。新郎的侯相是现世界轻量级拳击冠军，而新娘的女侯相则是她当天上午结识的时下的“美国小姐”。前三排的位置上并肩坐着的是一些众议员、参议员、警方的高层人物、新闻界的精英分子，还有来自地区法官办公室，总检察长办公室以及白宫的人员。

教堂的合唱台上，各大电视网的摄像机和普利兹家族自己的录像设备并排放置着，电台报道一片繁忙紧张，现场播音的声音同主教的吟诵、合唱队的圣歌、祭坛上孩子们的和声，还有粗陋的老式相机的“咔嚓”声掺和到了一起。唐·科拉多的一位孙女在举行婚礼。

查理·帕塔那挨着他的表兄、制片商波利在第十一排右边的位置上坐着。查理身材魁梧，今年四十二岁，他的颧骨高突，下巴微微前伸，浓眉大眼，样子很象已故的赖普。自从十七岁起查理便是家族里受过册封的人了。他的父亲也是在那个年龄受封的。

查理·帕塔那是安吉洛的儿子，文森特的副手，也是这个家族的族规执行人。十三岁的时候，在布朗克斯的根希路上，查理崭露头角。他的父亲一直想不出除掉小费尔·泰龙

的办法。小费尔·泰龙是北布朗克斯最棘手的毒品和麻醉剂商人，总藏身于人群之中。那时的查理还是穿裤衩的小孩。许多孩子，大约有三十来个吧，总向泰龙要银币，就在泰龙有一次向他们抛撒银币的时候，查理从一辆小轿车后面冒出来，一家伙崩掉了他的脑袋，随即查理扔下枪，消失在小孩群中。

查理是个执着的人，什么也不能使他动摇。他做事总预先制定好计划，然后严密地按计划行动，滴水不漏。有一回警察包围了一处住所，屋顶和窗口到处是探照灯、警犬和狙击手，整个场面象是在拍电影。他们要抓一个名叫泰克拉蒂的恶棍，此人替普利兹家族做事，但以前打死过两名警察。泰克拉蒂给普利兹家族捎信说想达成一笔交易，为了替自己赢得一点时间而不被耿耿于怀的警察们打死，他将供出普利兹家族在东海岸的全部毒品生意，那样至少能使律师作出点安排，使疯狂的警察暂时冷静下来。唐·科拉多对泰克拉蒂的念头感到震惊。他和安吉洛·帕塔那商量，安吉洛说：“嗨，让我的查理去把那惹事生非的家伙身上钻个窟窿。”查理那时二十岁，这一回是他第四次干那种事。

爱德华·普利兹出面和布鲁克林的警方谈判，双方彼此都下了保证。众人心里达成了默契，警察署让新闻媒介报道现场时，那个打死警察的凶手必须是具死尸，但是警方不想再让自己的人在此事中丧生了。

警方给了查理一个临时化名。第二天的报纸上他成了“第一流的侦探乔治·费龙斯”，报纸没有配发任何照片。端着支警用重型来复枪，查理乘电梯来到泰克拉蒂遇困的那层公寓间的后门。他让泰克拉蒂走近门口，说是好让他听普利兹家族的传话。这一招虽没能让泰克拉蒂将门打开，却让他

靠近了门。查理照着门一枪打穿了泰克拉蒂的身体。他由电梯下来，交上了那支防暴枪，告诉了警察楼上的情形。四个警察上了楼，他们替那些友好的电视台人员将前后门都踹开，又在尚未完全断气的泰克拉蒂身上用子弹打了十一个眼。

“连安格列詹托那地方都来了人，查理，”波利说。他站着时是个很矮的人，坐着却显得比站着高。“看到那边那位满脸皱纹的人了吗？前面第四排那位。他就是皮埃特罗·斯宾纳。我们现在谈论的可是真正的古老国度里的兄弟会。”

“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查理说，“哎，前面第二排那位漂亮小姐是谁？”

两人在注视着—位女子。“漂亮？”波利心存疑问。那姑娘长得不赖，不过要让波利打分大概只能给打个七分。

“上帝，她太动人了，波利。”查理紧紧盯着那位姑娘，那姑娘颇有几分姿色，但在查理看来她无异于天仙。她面色黝黑，若有所思地端庄地坐着，象只温存美丽的天鹅。

“不知道她叫什么？”波利说，“不过准是家族哪位显赫的朋友，要不就是哪家新闻机构的人。”

“如果她是我们家族的朋友，她就不会坐在教堂那侧的位置上。”

合唱的歌声降低了几度，查理听到了摄像机工作时发出的声响。嗨，总共有四组摄像设备，查理赞叹不已。波利跟他说过，整个婚礼仪式将由司哥特·米勒制作成一部带音乐、角色的特技效果的长达一小时的片子。创三次排行榜记录的托妮·米多将在里头用西西里方言演唱那首名为“一定是你”的歌。片子将复制成录像带，每位参加婚礼的客人都会

得到一盘，以待在将来的岁月里旧梦重温。

“喂，波利，我想要你帮我点忙，”查理说。

“帮什么忙？”

“等弥撒结束，你去跟那位管摄像的头儿说说，让他替我拍点那姑娘的镜头。”

“好吧，你要的东西总会到手的。”他从一边的口袋里掏出张名片，不知在上面写了些什么。“把这个交给他，他一切都会替你弄到的。”

坐在他们前面位置上的阿美丽娅·萨斯泰罗转回头来微笑着说：“哎，波利。”

“什么事？”

“好好看婚礼仪式，闭上嘴别说话。”

人群在起身往教堂外面走，查理快步上前拉住了那位摄影师。他把一张百元面额的票子塞到了那家伙手里，心想钱这玩艺儿要比波利的名片更管事。

“我只想让片子拍得更好一些，”查理说道，“看到那边的那位姑娘了吗？穿绿黄相间上装的那位美人。”

那位张望了一下说：“美人？”

“戴着白色小手套的那位，正往过道上走。”

“噢，是那位。”

“去宾馆的一路上尽可能地拍下她的镜头，明白吗？替我把拍摄别的东西的胶片省下点，懂吗？”查理的嗓门威严，即便是在唱圣诞曲，听起来也是那样严厉。他的嗓门、身材和那双眼睛使那位摄影师不由自主地想照办，可一时被搞糊涂了，不禁犹豫了一下。

“哎，朋友，我很乐意照你说的做，不过——”

“想把这张名片吃下去吗？”

查理又把波利的名片塞到那人的手中，那家伙一个劲地点头。“当然，非常荣幸，她会给片子增辉的。”

“说得不错。”

宾馆的舞厅被装饰得象普利兹家族古老的帕洛莫花园的复制品一般，每一位走进舞厅的老邻居都被眼前的情景触动了，他们仿佛觉得又看见了自己青春岁月里的东西。厅内的效果极好，在场的三位上了年纪的老夫人一时间又喊又叫。

“嘿，他娘的，看那边，”勃卡家族的头目喊了起来，“这帮人搞的玩艺儿真不赖。”

在进门人群的头顶，整个天花板都用彩色皱纹纸装点着，枝形吊灯的两边披挂着红、白、蓝三色彩缎，小汽球由于人群中散发出的热气而在上面“扑扑”乱窜。在场的人都感到心旷神怡，庄重的婚礼转而成了轻松的宴会，人们突然间相互喜欢起来，一些人在拥抱，大厅里洋溢着一种爱的气氛。查理的心里也充满了爱的激情，连心跳都加速了。

大厅的西侧安放着一张长条桌，上面山一样堆满了三明治。几位犹太侍者正在往杯里倒啤酒，一大群操西西里方言的仆人在把一只大桶里的接骨木酒往外倒。桌上的色拉有好几种，和十四种西西里甜食及冰霜间隔放着的是小山似的“佛法兰”^①和冷餐肉。上帝，查理在心里赞叹着不已，就连乐队也那么气派。

① 佛法兰，一种西西里食物。——译注

许多上了年纪的男人身着礼服，穿戴得体，老妇人们的服饰一律都是黑色，很合婚礼的场合。但一些年青人和附近的居民都穿着随便，查理穿的就是件无尾常礼服。此时是夏日下午三点，可这是普利兹家族的婚礼，人人都必须表示出他们的敬意。

唐·科拉多八十三岁高龄的妹妹坐在门口迎接来宾，她一身黑色装束，因高兴而流开了泪。进门的客人把给新娘的封口信封或是支票放入唐的妹妹手里提着的黑色草编袋，看起来总共有六十元。家族里的人们总喜欢把一千美元称作一元，这使得维加斯的旅游者们感到困惑不解，但由于有那么多的钱躺着等待人们去花，这种货币计量单位已被广泛接受，六十元即六万美元。

从教堂出来后，查理搭上了辆警车以便能抢先到达宾馆。他给了那位中士一张可以领到六块小牛排的餐券。一进舞厅，查理决定就待在门口附近好恭候那位女子。

也许是由于上厕所耽搁了时间，约摸二十分钟后那位女子来了。查理看着她投下信封，接着便见她和新娘的姐姐梅萝丝站到了一起。他在人群中努力向她们靠近，不时地闪着身子好不让别人挡住自己的视线。那张脸蛋多漂亮，啊，她看上去不太象是意大利人，但却很美丽。查理停了下来，装着象是被门口附近的人挤到她们面前似的。

尽管个人生活中的事情一团糟，梅萝丝仍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她长相属典型的意大利人，轮廓分明，个子几乎和查理一般高。她的手指纤长好看，有着一双含着哀愁的眼睛。生活中的她只有一回做错了事。

“嘿，查理，”梅萝丝喊道，“见到你真太好了，认识一下

我的朋友爱琳·沃克，这是查理·帕塔那。”

梅萝丝在等查理开口说话，他却一言不发犯开了傻。上帝，从来也没碰到过这么漂亮的女人，查理心中想。梅萝丝尴尬地走到一旁的人群中去了。

“来杯酒好吗？”查理这时献开了殷勤。

“该给新郎新娘敬酒才是。”她回答道，声音甜脆，查理被深深地迷住了。

“可以送你回家吗？我是说等你走的时候。”

“我可是住在洛杉矶。”她说叫着住一位端托盘送酒的侍者，查理取了两杯香槟。

“我是说送你去我家。”

文森特·普利兹在上面对着麦克风致开了辞。他是个身材魁伟的人，脸型方正，头发微白，说话时仍带点西西里口音，他向客人们介绍了唐·科拉多·普利兹。查理肃立着，他已有两年时间没能见到唐·科拉多了。大厅里一片肃静，就连来回穿梭走动的犹太侍者们也没发出一点动静。

在兄弟会所有的首领当中，科拉多·普利兹是唯一得以在权势和威望上日益崛起的人，参加过一九二八年克利夫兰家族大会以及二十九年之后于一九五七年召开的阿巴拉契亚大会的人只有他。在一九二八年克利夫兰大会上所有被捕的人当中也只有他一人的照片已从警方的档案中消失。六十多年来，他不仅在兄弟会里的威望和权势稳步上升，而且在美国政府内部他的势力也在不断地加强。

唐·科拉多拍拍儿子的手臂示意他低下身子。文森特躬身听完父亲的吩咐后便又回到了麦克风前。

“家父对在家族这个喜庆的日子光临的诸位表示欢迎。”

文森特代父亲说。“他说大家一定会感到愉快的，他要为新郎新娘的幸福干杯，并祝愿他们子孙满堂。”

文森特说着举起了酒杯，八百多位客人也都跟着举起了杯子。老头由人前后护卫着走下乐台消失在帷幔后面。

音乐声起，是那支名为“你让我爱得发狂”的曲子，查理上次和别人跳的就是这种舞步的舞。“哎，跳个舞好吗？”他上前发出了邀请。

正当查理要和爱琳翩翩起舞的时候，梅萝丝突然过来一把拉住爱琳说：“爱琳，你的电话。”

“电话？”在查理犯嘀咕的当儿，爱琳已随梅萝丝走开了，两人消失在人群里。查理就地站着，搞不清爱琳是否还会回来，心想要是她不回来的话，自己真要不知所措了。为了消除无聊，他开始在心中为自己制定行动计划：等新郎新娘一离开，自己就带爱琳上街那边的公园去，两人同坐一张椅子，坐够了就绕街区走走，然后再坐下来商量上哪儿吃晚餐。

等了二十分钟后还不见爱琳的人影，查理便四下找开了，可惜没能找到。他见梅萝丝正在和艾尔·梅尔维尼跳舞，便绕过人群朝他们走去，想等音乐一完再上前打听。查理不愿半中间凑上去，因为爱琳随时都可能出现，他可不想让爱琳误以为他对别的女人感兴趣。梅萝丝跳完一曲走下场来的时候查理把她叫住了。“爱琳呢？”他问。

“爱琳？”

“是你拉她去接电话的。”

“真是个孩子，我怎么知道？”

查理是婚礼仪式上最后一位离开的人。他站在门口朝人

群中叮望着，心里拿不准如果爱琳和别的家伙一同出来的话，自己能跟她说些什么。得，话是肯定要跟她说的，他有权这么做。要是有什么家伙反对的话，他就打折他的腿。不过要是爱琳自己不想睬我怎么办？要是她只招招手接着走她的路，或是自己拉住她而她却投以冰冷的目光，那可怎么办？

众人都散去以后，查理给了一位女仆五美元让她进女更衣室瞧瞧，以防爱琳不舒服待在里头没出来。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查理接着又去找那位摄影师。

“搞到她了吗？”

“搞到什么？”

查理一把揪着那人的前胸衬衣将他往上提了起来。“你想找死？”

“哦，想起来了，镜头我替你拍到了，非常好，你会喜欢的。”

查理松开了他。“东西我什么时候能看到？”

“我们只管拍摄，先生。我是说片子得交上去处理，你该去和公司交涉。”

“好吧，我会去的。”

他上了自己那辆黑色的彻维车朝海滨住处开去。没找到爱琳或许是件好事，要不然就得让她坐这部老破车了，查理心中想。不过那也未必，自己可以去租辆车而把彻维车留在这儿明天让人来开。回到住处，他解下了领结坐在面朝海湾的小阳台上，仔细回顾了刚才的一幕。这是套四室一单元的公寓，室内是梅萝丝装饰的，但没摆放任何书籍，住在这儿九年多了，查理还从没注意到过。此时的他在想自己非得找到爱琳不可，那是件至关重要的事。他可不愿象有的人那样，

光知道想：要是姑娘没走开的话，自己的生活将会变得怎样、怎样，他得行动起来去把爱琳找到。此事不容易，可他可以打电话去问梅萝丝。这样做也许会给梅萝丝带来痛苦，但是没办法，她是唯一和爱琳有接触的人。查理把电话搁到大腿上拨开了梅萝丝的数字。

“是梅吗？”

“她不在，想要给她留条吗？”

“你是谁？”

“一位姑娘。”

“有铅笔吗？”

“等等，我去找。”

对方回到了电话旁。

“我叫查理·帕塔那，要我将名字拼出来吗？”

“不用，我已经记下了。”

那位姑娘把他的名字拼了一遍。

“很好，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好给你寄上十美元的酬谢费。”

“十美元？”

“对，你叫什么名字？”

“皮彻斯·爱尔泰蒙。”

“好了，皮彻斯，告诉梅萝丝小姐：回到家不管多晚都要给我打电话，号码她知道的。”

“好的，先生。”

挂上电话后查理又给住在旅馆的波利打了一个，但那头没人接。他来到桌旁打开抽屉，从中取出一只信封往里塞了张十美元的票子。他走到外面走廊上的邮筒前将贴好邮票的